

石

匱

書

石匱書卷第六十六

明 蜀人張岱著

何康王單唐吳危列傳

何真東莞人少英偉好儒又善擊劍為元淡水場管
勾元亂棄官歸以義兵保鄉里其邑人王成陳仲王
作賊真請於行者檇仲王手擒之成皆守不下真與
其豪士圍成募能縛出者予鈔十千成家奴縛成出
真解成縛與之坐而問之曰公奈何養席自害因語

奴作賊合縛不應出爾即予成奴十千鈔趣具鑊車
載奴行烹廣市中使其妻炊而呼曰四境之內有如
奴縛主者視此刑也於是邑人皆服循志二州共歸
之惠州將貪暴惠人迎真為守南海民邵宗憲陷廣
州守將何深死之真率將較復其城號令明肅廣人
大悅元累進真官為江西福建行中書省左丞頃之
宗憲復叛真禦之踰十月其部將與賊通城復陷真
率惠州所部至廣，民嚮應復克之轉右丞是時元

亂無象南北阻絕真益練兵保障開署求士腴南海
孫賈王佐掌書記中原知名之士如江右顏子中茶
陵劉三吾建安張智皆往依之或言於真曰以子之
才即不並驅中原豈不可為漢尉陀真執而戮之曰
吾侯真主耳 太祖既有天下征南將軍永忠率舟
師下廣永忠在閩中則先馳書論真至潮真遣人上
印章籍所部奉表詣降永忠送至京師 太祖大悅
詔曰元綱解紐天下瓜分朕除殘去暴十有四年通

者遣將四征所向克捷思昔豪傑之士保境安民以
待有德若竇融李勣角立羣雄間非真主不屈此漢
唐名臣歎今未見爾真連數郡之衆不勞師旅先期
來降又奚讓焉於戲爾實俊傑識時連變特遣驛名
朕將錫爾名爵真得詔傳入朝賜文綺羅綾紗絹各
百匹白金千兩將較皆賜有差侍膳內禁錫宴中書
尋授江西行省叅知政事時方國珍李思齊先後來
歸皆授行省叅政第與空名奉朝請而已 太祖獨

令真之官真兩為參政三為布政使所至威德並用
風行雲斷而一出于忠厚周慎謹畏是以 太祖委
之不疑先是奉命與其子貴入雲南開通驛道規集
芻粟遣還鄉收召其土豪從征得萬餘人皆稱旨既
還朝拜貴明威將軍指揮金事真任潤弼敬三人皆
拜官軍較數十人皆授官軍百戶真豈偉美鬚髯吐
音如鐘少時有相者曰公才兼文武霸王之器惜生
南方微帶火色位不過封侯既貴其先塚常有紫氣

太祖之二十年列侯論功授封久矣 上念之曰吾
始有天下命將四征惟有降附不見義旗則尚負固
來歸之誠無過何真封真東莞伯賜鈔萬貫第京師
復官其第六子宏為尚寶司丞其明年使子崇帝齎壽
真少事母孝既貴建祠置田以奉祖禰立義田開宗
塾嫁娶喪筮一如宋范仲淹故事儲蓄庫財周卹窮
匱在朝名士多與之游崇有文名與宏並坐藍堂除
貴亦以學行著

廉茂才斬人元末結義兵保御里立功至都元帥
高帝渡江時茂才力戰立寨天寧洲諸將以襄陽砲
破茂才寨茂才奔至京口不能脫率兵二千來降頓
首軍門曰前日之戰戮力為主屢敗不振天教非人
力今願歸死效尺寸 上喜得茂才立拜秦淮翼水
軍元帥守龍灣敗馬賊沙克樅陽改營田使 上曰
比兵亂失耕之食特設此官命汝興水利高下旱澇
時其蓄洩屯田大獲仍黃帳前總制親兵左副指揮

使友諒既破姑熟將窺建康 上密諭茂才曰有事
任汝能辦乎應曰惟命曰友諒且入寇吾欲達其來
汝與有舊可偽降約為內應陷之必矣茂才對曰家
有老閭舊事友諒今持書往必信茂才為書言 上
不足與有為兵弱地蹙四而勦敵僕委身圍阱欲奮
拔不能倘大將軍分道進進便當納歎建康可唾手
得也友諒得書大喜問茂才安在曰守江東橋問橋
何為曰木橋遣閻者歸書答茂才余某日至橋所呼

老廉公即我應內外奮擊功成官賞不爾吝茂才以
書上。上喜曰虜墮我彀中矣即命善長日夜易橋
鐵石友諒至見鐵石橋愕然又連呼老廉不應遣視
營中瘠馬敵旗四散落。益大驚曰老賊給我語未
畢伏兵四起友諒狼狽走得脫擒殺將士數萬茂才
從破蘄黃戰鄧陽湖圍武昌有功陞副都護收湖南
敗吳巫子門戰尹山橋逼蘇州軍其北門吳平進都
督同知又從征下齊魯闕隴鎮河中節制太原諸城

再征漢中卒追封蕪國公謚武襄子鐸封蕪春侯年
十歲入侍皇太子讀書大。本堂金錫蕪國武襄公五
字牌賜之長督民墾田鳳陽征辰州獠卒松疊諸州
有功巡並海諸城從徐將軍征胡俾將軍征雲南皆
有功卒于軍追封如其父謚忠愍子淵給充散騎舍
人已而華冠服勒居山西卒子勝永樂二十二年宣
德二年再乞嗣爵勝子永弘治七年援詔請嗣皆不
許

王弼定遠人胆畧過人號雙刀王初結鄉里依三臺
山樹柵相保兩申率部下來歸備宿衛克池州石埭
婺源授元帥下蘭溪金華諸暨紹興援池州復太平
攻武昌大戰鄱陽截擊禁江口平武昌還收廬江援
安豐破襄陽安陸還取淮東克舊館湖州陞指揮使
圍蘇州軍盤門士誠被圍久突出轉戰盤門欲奔常
將軍分兵北濠截其後遣兵與戰良久未決常將
軍拊弼督曰軍中皆稱爾猛將能為我取此乎弼即

馳鐵騎揮雙刀奮擊却敵常將軍乘之吳兵大敗人馬溺死沙盆澤甚衆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肩輿昇入城吳平征中原下山東河南北遂克元都保定中山進兵太原自河中渡取陝西兵至察罕懽兒及紅羅斷頭山進僉督府事討西番獲牛羊駝二十二萬班師洪武十二年封定遠侯十五年以征雲南功與世券後為副將征大寧東出遼東征哈喇出二十二年詔功臣還鄉二十七年卒

單安仁博陽人其先世以長厚名里中里人皆化之
安仁少為府吏洗冤澤物元末兵亂集義旅捍禦鄉
曲號青軍元授安仁樞密判官從鎮南王李羅普化
守揚州見諸豪角立歎曰此輩皆為人驅除耳真人
之興氣色自別已鎮南王為長擔軍所逐 太祖方

下金陵安仁聞 太祖所為曰此真是已遂率眾來
附 太祖嘉悅授之官就以其軍守常州安仁事

太祖忠謹勤勞敵不敢犯居歲餘選為提刑按察司

副使巡行浙東金華民有訟其邑丞受金者安仁詰之曰頗聞丞賢丞也奈何訐之即圖所受金短長方圖幾何既圖歲之復命諸證佐皆圖金圖人。殊即又詰之衆還自相顧遂抵訟者罪而浙東告訐之風衰一再遷中書左司郎中時江淮初定諸務禁亂安仁佐李善長參斷無滯 太祖益竒信之先安仁守常時其子叛常以應張士誠 太祖不疑也及士誠敗其子被擒 太祖付安仁自處之卒善遇安仁安

仁精敏多智時營建城闕宮殿備朝享服御儀物廷
議皆推吳元年入為將作司御 太祖即位陞工部
尚書領將作如故明年改兵部以老乞致仕賜田三
千畝牛七十角給尚書半祿養其終身再起山東行
省叅知政事詣關力辭而止洪武二十年：八十五
卒遣官致祭賜賻鈔百錠

籍同婺源人名書字同文曰同 高帝所賜也少穎
悟好學受易甘楚材學春秋於劉彭壽二人皆元世

名士學士虞某見之曰才子也元末舉茂才異等為
柳州學正遇乳家黃州仕偽漢：平來歸時 帝方
徵用荆楚名儒同薦黃岡人吳琳遂以同為國子博
士而以琳為助教確商經義疊、不倦同則讓琳才
藻環麗琳讓同也其後並累遷吏部尚書迭視部事
同繼擢翰林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而琳以老致仕
同每于 帝前講論占對 帝召同游應制未嘗不
稱善也同侍 帝歷談古今旁稽物類偶及於竹

帝曰竹類亦多乎同對曰竹類殊繁晉戴凱之所譜
至五十餘種大槩其色青其體圓惟吳越山中有方
竹者四稜直上大有廉隅士大夫往以爲筇杖

帝曰有諸乎同對曰有之既退獲一條以獻帝摩
挲悅之御草方竹記一通記末美同人偉氣豪召至
端門繕書賜之同并躍將趨謝帝咲曰御頭童齒

豁何以謝爲同與宋濂脩大明日曆濂薦義烏人黃
昶可贊編摩帝召昶西苑中尉問良久復使見皇

子大本堂賜綺裘草履他日帝召同與劉基宋濂
燕便閣同被酒還史館賦詩贈昶少刻復宣召右順
門帝乘步輦至曰卿餘醒未解和同對臣雖醉猶
能賦詩贈黃秀才帝亟取觀之笑顧濂曰朕卽和
同詩卿為書之書訖賜昶蓋一時翰林學士同與宋
濂吳沉樂韶鳳並有時名號詹吳樂宋而同濂被寵
矣同年七十不敢言去帝念其老特命以翰林學
士承旨致仕官其子魯召入賜坐從容慰勞夜漏下

十刺勅內官扶掖還已出御製文賜之廷臣皆嘆其
被遇 帝嘗謂同古人文章明道綜世二典三謨率
明白易知孔明出師表何嘗一費雕刻至今誦之激
發人意文士辭艱意近即過相如揚雄何禪和同耿
介清白終始一致子徽歷官左副都御史兼吏部尚
書以才幹稱 上帝命徽從懿文太子錄囚太子多
所舍徽必入之以語上 上怒太子太子坐病悸亮
當其疾革時謂太孫曰死我者魯徽居一年藍玉坐

謀反 上使徽從太孫錄玉、不服徽叱曰速吐實
母徒株連人玉大呼徽即臣堂太孫曰有是哉梓徽
下先斫其手足戮之市中吳琳之致仕也 上常使
人陰察之使者至琳舍傍見一農人孤坐少間起振
稻稜徐布於田貌甚端謹問曰此間有吳尚書者在
否農人歛手對曰琳是也使者還以聞 帝益重之
危素金谿人與其邑人曾子白朱夏並以文章名家
素厚重深中學問淵奧並長筆劄多識宗元事留心

史書元順帝初薦入朝歷十八仕至嶺北行中書省
左丞為時名臣矣順帝末年白事丞相前極言無隱
元丞相頌惟一曰君向宣言今何多也素曰時危思
重豈能默素不敢畏丞相畏後世史官耳既棄官
寓居房山者四年順帝北奔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
承制起翰林學士承旨入朝信宿而明兵入大都素
故與侍制黃暉同邑少同學相約死暉投死居賢坊
井中從人午出之曰公小臣死社稷耶暉曰齊太史

兄弟皆死彼不小臣哉午終不解負昇還舍置酒肴
使家人守之會大將軍下令勝國臣皆輸告身昇給
午取告身若欲輸官者午喜出沽酒慰藉及還勿見
求之井浮屍矣素走所居報恩寺脫帽井傍兩手
據井口將下寺僧大梓與鄱陽除禿禮大呼曰公毋
死公毋死公不居位四年矣信宿入都且國史非公
莫知公死是死國史也竟罷明兵入府歲垂及史庫
素言鎮撫吳勉輩出之既與學士張以寧等謁大將

軍門送至京。高帝以為翰林侍講學士而以寧
為侍讀學士。時素年六十八矣。命與宋濂同脩元史。
頃之坐失朝免。居一歲復之。兼弘文館學士。賜小車。
免朝謁。時脩顧問論說經史。上冬日御外朝。召素
與翰林學士瀛侍讀學士同直學士。經侍制禕起居。
注觀琳列坐左右。賜酒饌。屢命畫鶴。內官承旨監勸。
甚力。酒終。上御製詩一章。繫序于首。命各以詩進。
素成最後。上覽之曰。危素老成。有先憂之意。他日

上御東閣側室素行簾外索、聞履聲 上曰誰對

曰老臣危素 上曰朕謂文天祥也而乃爾監察御

史著等劾素亡國之臣謫和舍山為余闕守廟踰年

憂恨死石匱書曰蔡邕被收請黜首刑足繼成漢史

古人重史如此哉以身博史則畏史宦者耶危素來

歸首尾不三年竟卒謫所悲夫名亦不載元史是以

記之

石匱書曰勝國諸臣之歸附者不一而 太祖之待

之者亦不一何真王弼單安仁之占星望氣投誠真
至實融李勣故不可及已而傳同吳琳隱跡家山被
徵始出則又其次也若夫兵敗窮蹙轉展來降如康
茂才者太祖輒心易之而至如可以無歸而軍門
走謁如危素者蓋先已鄙陳之甚矣息禮之衰實自
取之矣恠哉迨後太祖縱言王當令英傑而首取
必能屈之王保。太祖之心已明示之天下矣

石匱書卷第六十七

明蜀人張岱著

嚴德明劉敏王敏列傳

嚴德明吳人洪武中拜左僉都御史視篆以疾求歸
上怒黥其面謫戍南丹後得代還居郡樂橋布衣徒
步宣德末年猶存有西軍以征調過吳暴苦民家德
明奮拳毆之西軍訟於直指立逮至直指高坐聽德
明聽訴德明日老子亦曾在臺勾當公事顧不曉三

尺悍若此直指猶未解又曰老子於洪武時曾為臺
長今都察院堂板所稱嚴德明是老子直指大驚急
拈起延問舊事歎洽竟曰詰朝往詣之則已先期擔
一囊走出徒空屋兩三間而已久之問鄉御史繆讓
延教授李綺飲邀與席德明負其頂一帽已綻用襍
布補綴綺為易之問曰老人犯何法而致黥德明目
從容述前事綺大驚拜請罪避下坐德明曰先時國
法甚嚴吳中仕者鮮或全老子不食之碩菓也此破

帽豈易勝哉曰北面拱手曰聖恩聖恩

劉敏蕭寧人洪武三年以孝廉為中書吏暮以小車
出龍江市蘆葦旦歸然後入蒞事率為常妻織蓆鬻
以奉母人或瞰已遺以青磁一器縣於梁候其人復
至堅却之及為楚相府錄事值中書給沒官女歸於
文臣家咸勸其請納以事母固辭曰敏即貧何為恃
此吾母不食矣十二年擢工部侍郎勤於其職尋改
刑部讞獄明允出為徽州府同知卒於官

王敏寧海人氣剛有廉隅居家孝友好學家貧饑渴
隨取杯水飲休然若飫梁肉者讀書室中夜半
隣女叩門其友欲納之獨厲聲不可女警去同學少
年飲酒嬉笑聞其步履輒起避之洪武中貢入京師
時遣太學生分教北方敏得太原外官見秀才從京
師來奔走伺氣息其分教者亦多傲奴視吏民敏獨
以禮自約束如平時藩鎮主將苦其清介異己以計
敗之召敏置婦人壁衣中酒酣散去敏猝見婦人狂

呼排闥得脫馬走脫有詔召諸生郡邑率厚賂以塞
口欲獨無所受揖父老上車去後諸生賄敗敏獨克
拜御史例去再起為刑部司獄坐徵法輸作赦歸暴
疾卒

石匱書曰國初吏貪賊至一觔以上者剥皮檢單有
司公座至批故犯者皮為褥、或六七層坐之心慄
用是官以不貪為戒三君子之持身蕭括至勝以一
破帽以為過分亦足、平其言之已後世官無不貪

貪無不至巨萬而國法之融亦無如崇禎末季遂使
關賊入城文武吏拷之熨之程程喀血至喀盡乃死
得非太祖之靈為之陰殛也耶

石匱書卷第六十八

明 蜀人張岱著

開國死事列傳

宋國興定遠人，生而偉岸，有膂力。高帝與陳桎先戰南臺，兵幾殆，國興年十八，請為帝出戰。帝壯之，衣之白龍袍，與遇春馳入，桎先軍戰不勝，被執以爲。高帝殺之。帝自從陳閔，亡去，國興妻曹氏聞計，亦赴井。死。國興有弟茂，永樂中封西寧侯。石匱書

曰予讀國史宋國興佚馬西寧侯世思為予言其狀
死 高帝盡國興像賜其家衣白龍袍也畫傍帶開
平方為小較從投刀國興死與韓成何異常恆紀信
誑楚其人皆荆曩之儔而不得漢高祖一封當六曰
帝王自天授豈借一夫代其死命哉雖然自漢至今
猶識紀信史其可不書耶

桑世傑無為人少慷慨有大志元乳與廖俞等結水
寨巢湖乙未納款趙善勝嘗異志世傑洩其謀 帝

得歸和陽集商舟載勇士至黃墩攻敗普勝及蠻子
海牙轉入和陽諸軍大集即攻破采石鱗魚洲鐵長
官水砦取太平擒陳楚先拔鎮江陞秦淮翼元帥下
金壇丹徒從圍常州攻寧國常州平陞判行樞院事
取馬馱沙克大浦口江陰下太湖收宜興尋與諸將
攻江陰石碑海寇樂瑞世傑奮戈躍馬陷陣死之追
封永義侯侑享太廟子欽封徽先伯石匱書曰

高祖開天之將陣亡者七人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

胡大海耿再成趙德勝而柔世傑遂為死事之首英
雄草創 高祖未及成王而遽以死殉何諸將軍之
勇而決哉 高祖詔曰朕起臨濠濟大江以除禍亂
每念諸將相從戮力有捐軀建功未食其報者朕甚
痛之人誰無死若諸將軍生著忠勇死而廟食亦可
謂不朽矣得 高祖一言而諸將死乎不死乎

張德勝合肥人 高帝駐師和陽德勝與俞通海以
巢湖水軍來歸 帝大悅謂李善長曰方欲渡江乏

舟楫而德勝至殆天助也從渡江與湯和擊破瑩先
水軍又大破瑩先子兆先於方山擒之與俞通海大
破漢將普勝于柵江營與徐達追斬漢將秦于潛山
從高帝以水陸大軍禦漢友諒龍江從中大呼奮
擊大破之與徐達馮勝追及采石力戰死年三十三
德勝累功樞密院僉事至是追封蔡國公謚忠毅德
勝死時子宣幼帝使其養子汪同蒙德勝姓罷其
職名之興祖與祖教從大將軍取漢伐吳平定中原

以功自拜都督同知賜還故姓既命鎮守大洞兼晉
王傳人告興祖罪使從傳友德伐蜀自贖至階文蜀
子章丁世真據險拒我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追
封東勝侯宣長拜神策衛指揮同知征散毛洞有功
其後以軍務之雲南坐失彩段謫戍金齒率孫暉有
戰功石匱書曰縛虎故不得不急使虎既出押其噓
哮必甚陳友諒得脫建康而邀之采石此失策也張
蔡國不委肉虎口哉雖然博浪之椎擊之雖不中而

祖龍之魄則已奪矣

花雲懷遠人長身鐵面膂力絕人始謁高祖臨濠
每戰輒克破懷遠虜其守將振全柁齧走繆家寨

高祖之取滁也單騎前行卒遇賊數千顧後尚遠雲
獨身以鉞翼高祖躍而突賊大驚喏曰黑將軍從
克太平命宿衛左右從克集慶以管勾陞總管提兵
徇下鎮江諸縣過馬駝沙盜數百要遮逆戰雲行且
聞二日夜多所擒殺授前部先鋒從振常州授安遠

大將軍太平樞密院判命領兵三千以趨寧國道多
盜搜捕林莽泥淖中八日遇盜輒鬪或徑其營壘斬
繫之得首級百而身未嘗中刀箭命還守太平漢人
圍太平雲興高祖養子朱文遜以兵三千拒戰漢
無所得入乃乘漲泊巨舟城西南下尾傳堞綠登漢
得文遜殺之急縛雲々奮躍大罵縛盡絕奪漢人
刀連殺數人漢人縛雲舟檣叢射之雲至死罵不輟
太平知府許瑗與院叛王鼎皆死之當雲戰急時雲

妻郗氏抱其三歲兒焯拜于家先泣而屬家人曰城
破死者吾夫吾夫死妾繼吾夫花氏之祧惟斯子也
及雲擒郗氏自投於江其侍兒孫氏收瘞郗氏屍抱
焯逃漢人虜之至九江漢軍中惡兒啼孫氏賣焯漁
家漢敗孫氏歸閭漁家兒尚在竊以渡江漢潰軍濟
而爭舟梓之江得斷槎附入陶穴之蘆中七日蘆中
實連實可嚼也夜半忽聞老父聲呼與同行問其姓
曰雷叟送之 高祖前置兒於膝撫頂泣曰將種也

命賜雷叟衣忽不見躡之不得後五年追封雲東丘
侯祠太平有司春秋祭煒長拜水軍指揮僉事高
祖教煒束草像雲尚以平生衣冠與郜氏合塋上元
縣南贈郜氏貞烈夫人孫氏贈安人

許瑗接上

許瑗江西樂平人讀書聰明強記至正中兩舉于鄉
皆第一會試不第放浪吳越間戊戌高祖駐兵婺
州瑗以儒士進謁自言于高祖曰方今元祚垂盡
四方鼎沸豪傑才勇之士勢不能獨安夫有雄畧者

乃可以取雄才有奇識者然後能用奇士欲掃除僭
亂平定天下非收攬英雄難以成功高祖曰今四
六紛擾民困塗炭不用英雄有如飢渴也不惟佩之
無數授博士留帷幄參謀議以太平股肱郡命為知
府瑗至屬士卒脩城池撫黎庶庠子陳友諒率舟師
攻太平瑗與守將花雲拒戰不敵城陷被繫瑗罵賊
不屈與花雲同日死之高祖喜其忠追贈高陽郡
侯立祠太平與雲並祠石遺書曰開天止一隅而花

將軍遂守睢陽之節與後死者更勝一等矣厥後侍
兒存嗣雷叟助靈 高帝之所以待其胤子者且不
及報功之曲繇後言之不幾慮此撫頂一注哉許瑗
城失身死不議以穰苴之法則又幸之幸矣

趙德勝漢人姓梧多力善運槊馬上年二十八為元
義兵長每戰採短兵前驅無旌之者西謂元歸德王
忙哥 太祖興于滁德勝聞母在 太祖軍中乃棄

其妻去忙哥來歸 太祖喜賜是名為帳前先鋒從

取鐵佛岡攻三汊河下全椒援六合為流矢所中累
創出戰遂攻羣盜於雞籠山直搗烏江下和州戰卻
陳楚先拔板門砦擢總管先鋒奪牛渚攻蕪湖句容
分奇兵於方山營定金陵勝具疾力先登副徐大將
軍收京口下宣城轉戰毘陵復取廣德江陰狗海廣
蘇城皆下之畧石埭擒漢將錢清等降其部曲授左副
元帥從取壽陽銅陵守龍江閩大破敵征高郵晉統
兵元帥從破江州收黃梅臨瑞撫吉諸郡旋師取皖

城從 高祖征南昌取新淦祝宗康奉叛佐大將軍
討之城破礮傷左肩久乃瘳 高祖壯之晉金瓶密
院協守南昌友諒以數十萬空國入寇勝將千人大
開城門逆戰賊將操戈前勝一矢立殪之賊大驚引
去旦日合圍友諒自督之攻益急城且壞勝先諸將
殊死戰且戰且築城壞復完賊益生兵晝夜鼓聲不
絕勝行堞至東門賊發蹶張弩中其腰脅即拔出血
半尺有強拊髀嘆曰吾壯歲從軍傷矢石者屢矣未

有如此受害者命也奈何大丈夫死沙場後何憾
顧未能從 主上掃清中原稍效馳驅以此恨之耳
遂率年三十有九軍中大臨 帝聞之痛悼不已追
封梁國公配享太廟肖像功臣祠第九謚武桓勝生
平未嘗讀書而沉鷲簡靜應變如神動與古名將合
剛直嚴肅每一令下旗幟為之改觀自從戎大小百
戰矢石不避竟以是終子猷即拜金吾將軍代領其
衆僕平護喪歸葬牛首山曾孫輔以功封武靖侯洪

武八年錄洪都死事為忠臣廟於豫章首德勝先後
死漢凡十三人右副指揮侯劉齊鏡軍元帥許奎右
翼元帥朱潛戰吉安死左翼元帥副使牛海龍尖圍
中矢死樞密叛官李繼先急戰擄死右副元帥趙國
昭燒漢艦追者至投橋死洪都知府葉琛江西行省
都事葉思成死於宗泰者也臨江府同知趙天麟城
陷死百戶孫明見誘戰墮阱被護不降死千戶張子
明代父行間給漢死千戶張德山總管夏茂成銳關

死

張子明接上不必推起

張子明者元帥天祐子走建康告急重圍不得出乃
詐遣軍士號捨命王者詣友諒營約出降緩其攻而
加防守及期城上刁斗愈肅友諒縛捨命王於城下
齧割之子明取東湖小漁舟夜從小水間突圍出夜
行盡伏半月達石頭城 太祖問友諒兵若何子明
對曰賊攻城不遺餘力矣但兵雖盛而戰死者不少
今江水日涸巨艦將不利且師老糧匱援兵至立破

之矣 太祖曰若傳語諸將但堅守一月吾當自取
之子明還至湖口為漢遼卒所獲見友諒友諒解其
縛謂之曰若能誘城降富貴若子明佯應曰諾至城
下大呼曰我張大舍也已見 主上大軍旦夕至矣
諸將軍其努力固守友諒怒攢槊殺之石匱書曰趙
梁國中好死洪都之圍亦岌岌乎幾潰矣微子明之
請兵則洪都必下微捨命王之誑漢則洪都必旦夕
下及論死事之人而捨命王死最慘功最大乃一肩

一盃酒不之及朝廷卹贈大典在國初已曠。若斯矣。遑問後世哉。

韓成者虹縣人也。為帳前親兵。帝與友諒大戰鄱陽湖。帝所乘舟膠淺。賊攻之甚急。賊裒將張定遠將犯御舟。一時諸將計無所出。成進曰：「事急矣。古人有誰楚以全其君者。臣不敢愛死。遂服。」上袍冕對賊衆投水中。賊衆歡呼萬歲。戰稍懈。而常遇春適至。見勢急。挽勁弓左右射。中定遠賊。遂退。及友諒平。

卹死事 上謂中書省曰朕與友諒戰于鄱陽韓成
效忠致死朕念之不忘中書并刊諸名上 上遂追
封韓成高陽侯為諸死事冠位第一宋貴京兆侯陳
兆先穎上侯李信隴西侯王勝太原侯丁普即濟陽
侯張志雄清河侯李志高隴西侯昌文貴汝南侯余
昶下邳侯徐弢輔東海侯劉義彭城侯陳弼穎川侯
程國勝安定伯王皎太原伯姜潤定遠子王鳳羅山
子卬明梁縣子常惟德懷遠子王德合肥子朱鼎合

肥子汪清野胎子王善先定遠子汪澤盧江子丁字
舍山子暹德山汝陽子羅世榮隨縣子陳冲巢縣子
裴軫定遠子常德勝壽春男鄭勇隨縣男袁華虹縣
男史德勝定遠男王理五河男王仁舒城男曹信舍
山男立廟康郎山興祭者凡三十六人惟鄱陽侯丁
普卽者死最烈普卽被十創尤首已墮猶執兵立舟
中若戰鬪狀石匱書曰紀信誑楚而不得一封高帝
錄鄱陽死事而首取韓成其於漢德厚且遠矣然人

誰楚者有韓成而不知誰元者猶有宋國興搜隱表
微而名乃獨佚則是同一紀信也或以封或不免于
泮游綬則其所遇真有幸有不韋矣

胡深龍泉人通諸子百氏天官地志兵謀術數醫藥
卜筮莫不精貫與劉基宗濂王禕葉琛相友善慨然
欲自見於功名元亂閩浙間盜起深歎曰浙東地氣
白禍將至矣集御兵塞湖山已度州民相挺為盜元
將石抹直孫善用士辟深參謀深以言令化諸盜

多解石抹宜孫辟為假元帥統龍泉慶元松陽遂昌
四縣吳公征整深以獅子陣前戰為胡德濟所敗胡
大海耿再成入慶深從間道以四縣降曰所以如此
欲免民於兵耳吳公聞深名召擢中書左司員外郎
與論事未嘗不稱善也回使還招其故部曲從征漢
江西江西平遷親軍指揮使守吉安三何浙東苗軍
李佐之賀仁德等據慶叛命深復還慶與平章劄深
燒慶東門入之佐之自殺仁德被縛伏誅除浙東行

中書省左右司郎中捕逐山寇募勝率乘寨權民產
便宜增賦而輕其租樞密院判官謝再興者公愛將
也其長女妻公兄子文正公使守諸全再興有二部
將私販杭公惡其泄陰事於周誅之台再興還以叅
軍李夢唐代之已何則使還守之再興疑懼不安遂
殺夢唐降周則反為周素犯東陽深從李久忠擊走
之去諸全六十里並五指巖下度地城戍公開再興
叛方遣人城諸全比使至城已成則大喜已何周將

李伯昇大率其軍號二十萬以來城堅還引去公說
賜深名馬深拒却方明善兵復平陽瑞安二縣改其
温州克樂清公時問宋濂曰胡深何如人對曰文武
才公曰是也濂東一障吾方賴之深覲公為吳王擢
王府參軍總制處州等翼如故曰閩浙平還君中書
矣深數禦陳友定入犯浙東兵下其浦城崇安建陽
三縣吳王使廣信衛指揮朱亮祖繇鉛山建昌右丞
王溥繇杉關與深會討友定閩中友定將阮德柔守

建寧深與亮祖進攻視氣祿不利未敢戰亮祖欲急
下趨之深不可通德柔屯錦江兵通陣後亮祖愈咎
深緩戰深不得已進擊之破其二柵德柔悉銳圍深
數重日暮深率精騎突出伏起馬蹶見執友定得深
甚禮之深為具道吳王仁聖相處動會元使至迫之
殺遂遇害深初與石抹宜孫堅守浙東既知事去躍
然自赴獻身實先每酒酣耳執一指麾三軍志氣雄
奮及與薦仲談論欲然布衣也入陪廟筭出鎮御郡

恩惠在人死之日莫不流涕子禎刻木具衣冠葬之
友定既誅太祖使禎嚮友定肉以祭而賜制曰故
參軍胡深奇資偉器文武並通創業之初歸朕金華
贊畫周旋恪恭乃職括蒼寇擾俾鎮義師東顧無憂
保釐多助兵備寇區倉皇捐棄朕甚哀愍茲七閩平
定渠魁驚鼓惜爾弗見是用旌爾勇烈行祿爾子俾
世厥宗可追封縉雲郡伯

胡大海泗虹人耿再成泗五河人也再成從

高帝克泗蕩滁大海杖策自滁謁帝一見語合為

前鋒高帝克和渡江恢拓江左二人者皆善疾力

戰丁酉歲宣州降復叛大海與丁德興攻破復之而

與鄧愈自績谿進攻徽擊敗元將八思爾不花追其

萬戶訥於遂安元苗師楊完者以兵十萬來救大海

前軍斬其部將才戊戌歲克嚴大敗遂安守將洪興

李文忠擊敗楊完者攻徽舟師擒其將汪及升降其

苗師員成蔣英劉震李福李佑之賀仁德與李文忠

取諸暨火九華山鮑蕭力寨遷行樞密院判官大海
說鄧愈曰蘭谿婺州右臂於嚴為近公引兵下之婺
我有矣愈從大海言攻下蘭谿進攻婺不下帝
乃自征則以再成為前鋒大海見帝客王宗顯

帝曰客何自來曰烏江人帝喜客者吾鄉人使傾

婺還報曰婺將貳可下也帝曰有之守汝元將果

貳開東以納師帝守宗顯陞大海僉事行樞密院
事使規取徽衢虔紹興而以王愷為大海都事民賦

軍器成屬復使再成為行樞密院判官領兵西屯緡
雲其明年再成與大海出軍樊嶺攻走屢守將石抹
宜孫石抹宜孫復來收其殘卒殺慶元令曾封再成
復擊敗之石抹宜孫死竹口其又明年漢友諒寇龍
江帝命大海擣其信州牽制之大海遣裨將俊往
王愷自衢馳告曰信州漢門戶也漢人傾國入寇守
信重兵亡疑主上固命公擣其信州牽制之公大
將也不自出軍以屬人即師之血柰吾衢處何大海

驚起拜愷曰自往戰靈溪敗之帝使大海子德濟守信又明年召大海還為中書右省叅知政事鎮婺如故陞愷左司郎中大海鎮婺威靜化孚振顛瘠疾婺人大寧初苗師蔣英劉震李福李佑之賀仁德之降也李文忠寔受之曰以英震屬婺佑之仁德屬處大海置英震麾下甚愛之英震與佑之有異志約曰謀為亂諸苗軍皆不忍曰胡叅政待我素恩李福曰胡公信恩不殺主將則事不成因置酒八詠樓請大

海觀弩方出門上馬蔣英袖鐵槌擊殺大海提大海
首馬上併殺其子閔住而愷與鏡晉高子玉皆遇害
壬寅春二月七日也其日佑之仁德亦殺分省都事
炎於慶再成聞變政飯客府中從席上提劍上馬迎
罵曰俘虜奴何負汝、反、鈍吾劍耶佑之仁德前刺
再成墜馬遂與元帥朱文綱知府王道同死之事聞
贈大海柱國追封越國公配享晉卞壺廟再成追封
高陽郡公亦廟祀之愷贈當塗縣男炎丹陽縣男李

文忠下抗、蔣英獲伏誅。帝使懸大海像市中、刺英血出臟腑以祭。洪武元年、大海再成、並祭雞籠山、愷突及李夢庚、祔既配享太廟、並賜謚。已與廖永安等並加贈改封、再成泗國公、大海子德濟、及再成子天鏗、皆為都指揮使、有戰功。大海長身鐵面、兩目烱烱。軍中夜望、若夾燈然。既卒、諸軍若夢大海坐胡床、指揮。若夜見火光滿野、洵。若人馬聲、則輒大捷。生嘗語人曰、大海武人、不曉讀書、惟是三知、以行六軍、知

不殺人知不火舍、知不畧婦女、再成行軍、有節制、軍
出無犯人、唯蔬者、其守慶也、勞來安輯、招伏剪渠、慶
以忘戰、王愷當塗人、常將軍帳下、將擾市、愷執扶之、
將歸、泣言、常將軍、將軍怒、召愷、譙讓、愷曰、公王上
股肱也、而帳下將擾民、愷執扶之、公宜以為喜、誠不
意公之然也、夫民者、國本、紛爭之時、朝向暮、皆公宜
思之、矣者、孫炎、句容人、跛而辨、詩酒自好、盡交當世
豪傑、刺甚、意溫、皆所辟舉、基與言、自謂不如也、矣、守

處徒手無兵直以口舌安反側郡處之變也佑之屬
卒囚炎：給卒我且降佑之知炎高自持許當無降
意饋牛酒煇雁與訣炎被帝所賜紫綺裘拔劍割
雁大酌狼筍死李夢庚故為高帝掌軍簿書使守
諸暨諸暨將再興以泄軍懼誅殺之以諸暨降張士
誠德濟乃從李父忠復馬興胡深去諸暨六十里城
新城帝悅使守之洪武初德濟從大將軍達西征
莊浪失利大將軍誅他將而歸德濟於天子天子

曰德濟守信州復諸暨城新城有前功得蒙赦石匱
書曰兩武莊之自恃勇氣竟中倖虜蜂蠆之不可懷
也固也孫奕王愷皆慷慨丈夫也然都不以苗獠為
意而竟死其螫也亦失之藐也養虎肘腋而變起倉
皇雖賁獲其能制哉太祖召陳兆先之壯士五百
人環寢帳前亦止可暫一為之蓋暫則致人非致於
人者也

于光都昌人磊落有大志元末起兵自保乙未徐輝

壽初起畧湖口陷都昌聞光名急搜獲命為江東宣慰司陳友諒殺熹輝光乃輕騎謂太祖於龍江

太祖大悅授行樞密院判從帝征九江戰鄱陽降武昌皆與有功累官鷹揚衛指揮使從大將軍徐達擒張士誠下山東取汴梁克洛陝移守鞏州元將王保彥屢引兵來攻光輒擊却之敵兵不敢東向遂令諸郡兵圍安寧州光急分兵援救兵少不能戰退三十里復與元別軍會光腹背受敵遂被執百計誘其

降不屈擁光行城下使誘蘭州降光呼曰我不幸被

縛誓死不辱國爾輩堅守以俟大軍至勿為甘言所

誘元兵大怒批其頰擁之去遂被害 帝聞悼惜遣

祠御官祭以少牢奉其主醢享功臣廟石匱書曰陳

友諒弒主自立而于光即歸命 太祖謂非識時之

俊傑乎後乃屢立戰功而一蹶於廓擴之手兵少不

敵亦非戰之罪也至其城下一呼蘭州死守古人不

惜死亦不輕死于光張子明皆以死存其城者也豈

不烈哉

王禕字子克義烏人五代本節度彥超後祖炎澤元
石峽書院山長有學術父良玉為常山教諭讀書善
辨深春秋母陳名貞通醫藥呈筮浮屠老子書禘始
生時炎澤夢五色芝產其家楣既長身山立善古
文辭與宗濂並受學於元學士黃潛為高弟與濂齊
名順帝末上書數千言時宰嫌其切直格之歸隱青
巖山占者齋琦見之驚曰公異代人物也幸自愛李

文忠守金華用祥為儒士得見召署中書省掾上
常稱子充而不名江西平祥進頌上讀而善之曰

吾固知淵東有二儒學問之博卿不如淵才思之雄
淵不如卿已授江西儒學提舉司校理奪情除侍禮
部魚引進使遷起居注轉同知南康府事上特即

位召議禮忤旨降漳州府通判時上用紂猛反元
政所從起兵諸郡天下既定租稅未盡減除禱至郡
具以忠厚寬大均徭簿賦言上上嘉納之亡何召

還與宋濂同脩元史嘗被賜梨漿他日在史館渴甚
問謂濂曰何當得大官梨漿如昨日 上聞復往賜
之書成授翰林待制同知誥勅坐失朝降國史院編
脩三年使招諭吐蕃五年復使雲南諭降把匝刺瓦
爾把匝刺瓦爾故元諸王子也封梁王禕至雲南示
把匝刺瓦爾詔書把匝刺瓦爾與語而說之舍禕上
舍其司徒達里麻參政喻金閭皆延禕為上客會元
有遺孽自立於漠北使其使脫至把匝刺瓦爾所

求起兵把匝刺瓦爾不使背之匿禕於春登楊氏家
意俟其去且議從禕降而脫、知之既至遽問明使
者來乎安在把匝刺瓦爾謝無有脫、動色曰大王
與舊君骨肉之親唇齒之勢也當死相守而誓相關
今國亡不救內靡義旗旋踵外嚮以屬他人何面目
耶即上馬行去把匝刺瓦爾畏脫、強出禕見之脫
脫怒欲按屈禕、罵曰爾之前王穢貉腥膻踐華而
君祚幾百年足矣爾嗣君佻德作怨民散盜起東裂

西崩不能障控 皇帝神明威武海內歸心登大寶
於布衣取天下於羣盜而尊不自村量尚欲燭馭燔
然死灰三尺童豎知其無能為也公等區區尚嚇誰
手脫益怒欲殺之達里麻等從旁解曰王公才氣
天下無雙且兵交使在著在前經公若不從遣之而
已脫曰今日雖晏嬰銜命仲尼相禮吾亦欲斲其
頭何知王公禱顧把匣刺瓦爾曰殺我甚利 皇帝
朝聞夕視師矣遂見殺把匣刺瓦爾既不服洪武八

年復使刑部尚書吳雲往亦見殺乃使傳將軍征下
之始禕遇害時達里麻相與殮而火瘞之顧莫實其
慶及雲南平禕子仲入雲南行哭求禕骨替人皆表
觀添土及與禕游者為紳稱說禕平生及所以死狀
乃知禕火瘞也而莫實其慶為主載之慟哭還

穆上

吳雲者字友玄宜興人少善屬文以國子生仕元為
翰林侍制洪武元年召授弘文館較書尋改渭南丞
最擢刑部郎中遷磨勘司令五年拜刑部尚書造議

青田淡洋事靈頗希旨坐基論死失帝意出叅知
湖廣行中書八年坐事逮繫把匝刺瓦爾使鐵知院
者二十餘人至漠北我軍獲焉太祖歸之出雲獄
中曰生為我與二十人入雲南說降之貫生罪與偕
行至沙塘口鐵知院相與謀吾屬奉使中道被執歸
則死矣不如劫雲易其書令為漠北使以復命皆曰
善因共持服：雲：曰狗猥奴吾服爾服耶二十人
者共殺雲也建文時紳言禕於朝得贈翰林學士謚

文節永樂革除人無敢稱者成化六年義烏丞劉傑
以請乃贈翰林學士謚忠文而永樂中官雲子黻為
交趾令請以傳昇雲歸莖貧不克歸旅殯於夏口弘
治四年雲南巡撫王詔奏曰臣伏見元運迄終雲南
遺孽游魂假息 高皇帝憐海內勞苦不及以兵遣
翰林待制王禕風示意旨殘虜倨驚仗節而已久之
再遣刑部尚書吳雲中道見劫亦隕厥命賜謚秩祭
雲在先朝雖許歸葬仕其子黻竟坐家貧不克首丘

子孫湮微無人叙說臣竊歎之乞依唐祠張巡許遠
故事躋雲亞禱雖表兩人可勵千葉 孝宗可奏贈
雲刑部尚書賜謚忠節與禱並祠雲南祠曰二忠嘉
靖初以御史唐一泮言備表雲墓令有司歲時祭之
右遺書曰以天朝寵靈而二使臣竟不歸夜即梁之
倔強也固也獨惜子克之才不得以雍容侍從終耳
友雲論青田幾於繞指而持節能不辱命素榆之收
詎可忽乎哉

漢英廬州人少以勇敢聞累功陞中軍都督僉事從
馮勝征納哈出既降以英將騎兵三千為殿仗發英
猝為所乘眾寡不敵遂見執英絕食不言乘間自剖
腹死 太祖聞之悼惜追封金山侯謚忠襄漢真鳳
陽人從高帝舉義以忠勇見幸渡江取姑熟定建康
克宣歙池娶平江西浙閩征進中原河洛閩陝皆與
有功歷陞都督僉事洪武初征高麗被執高麗王愛
其驍勇脅降之曰若降我當不失富貴真叱之曰我

天朝大將視爾夷君犬羊耳迺望我降耶高麗王怒
欲加刃真乃罵曰夷虜爾害我主必滅爾國爾不
識吾大丈夫有赤心肯爾屈耶即以刀割腹出心示
之僵立而死高麗王大懼遣貢使入朝謝罪併歸真
從行軍士 帝曰濮真臨難不屈忠烈可嘉追贈樂
浪公謚忠烈子興生甫數月即襁褓中封西涼侯稍
長八朝為多士踏傷母夫人以聞 帝命御用監錫
一王字牌懸冠上每入朝使人知所避避石匱書曰

漢忠襄藉廬州漢忠烈籍爲陽相去不遠豈其宗支
耶乃二公俱殉節於洪武初年而刺腹剖心若出一
轍日星河岳一家其有此二烈哉蓋草昧初開而奇
忠迭見求之前代其可見得哉

石匱書曰自古忠義之士其死必慘必酷而每當國
破家亡不少概見者猶之敲石出火而恃有薪焉以
傳之也蓋忠義之根本其蘊崇必自開國而往於
勝國借其種焉我太祖之莖余闡祠李韞是矣乃

又封閻蔭子老臣危素使守余闢廟而擴廓之妹選
授王妃 太祖之待諸逋臣冠也而婚媾之矣是以
草昧開天死事接踵至革除而大獲其報矣 文皇
殺戮忠義草簡瓜蔓村社為墟種子已絕矣後即有
間生者芝草無根詎可視為家種哉

石匱書卷第六十九

明 蜀人張 岱著

馬雲葉旺列傳

馬雲字 高帝從征江南畧有戰功遷指揮從攻元
克克沂嶧濟汴梁河南北臨清滄直沽河西務通遼
守通擊敗元將之來攻通者威望甚著而有六安人
葉旺者亦以謀勇聞洪武初以龍虎上將軍奉命繇
登萊渡海至遼安輯軍民遼人相率歸附遂設遼東

都司及遼左等衛命雲旺為指揮使而以吳立張良
佐房嵩為蓋州衛指揮其時元雖已亡及側尚多其
故平章高家奴屯遼陽山故知院哈剌張屯瀋陽古
城故相不花屯開元故太尉納哈出屯金山皆逼近
肘腋間雲至攻高家奴走之八年納哈出寇蓋雲戒
蓋嚴命立等堅壁勿與戰納哈出至見蓋嚴不敢攻
越之趨金州時金州城垣未完軍士寡少指揮韋富
王勝分守諸門選精銳登城禦之納哈出裨將乃剌

吾自恃驍勇率數百騎至城下挑戰城上發弩射之
乃刺吾傷遂獲馬富等復縱兵出擊納哈出納哈出
不利引兵退走不敢徑蓋從蓋城南十里沿柞河道
歸旺策其必趨連雲島移兵柞河自連雲島至窟駝
塞十餘里壘冰為城隱釘板沙中掘馬竅伏而待命
老弱卷旗登兩山間候望之以砲旗為信而約雲亦
立旗城中四顧寂若無人者已納哈出兵至旺等候
其過城南砲之老弱旗伏四起敲聲如雷矢石兩下

納哈出倉皇北奔趨連雲過冰城馬皆折入窟遂大
潰雲自城中出兵追擊至將軍山罪粟河斬獲虜人
馬及凍死者甚衆旺復乘勝與良佐等遂至猪兒峪
獲其人馬無算納哈出僅以身免事聞葉旺受上賞
雲次之頃之陞雲大都督府僉事旺都督僉事雲開
設遼左其守禦稱名將旺號令整肅恩威並濟與之
齊名其卒也遼人多尸祝之世宗初義州衛舍餘澤
等請為雲旺立祠許之命有司歲致祭

石匱書曰雲旺之功於遼也一以殺虜為事無他奇績也而遼之人至今思之蓋害遼者虜、靖則遼安遼安則妻子樹畜皆為遼人有嘉靖之末遼事日非思雲旺故祀雲旺若以萬曆之沒言之則雖以良金寫像猶事之晚矣

石匱書卷第六十六

明 蜀人張 岱著

李善長列傳

李善長字遠人 高帝始下滁善長道傍謁從

高帝抑子興館中為主文學書記甚見親時 帝年

二十七善長四十一矣 高帝威名日盛子興疑焉

悉奪左右任事者置其麾下善長不從 高帝從容

問善長曰四方戰鬪何時定乎對曰昔秦鹿失馭漢

高帝以布衣起沛豁達大度知能善任不嗜殺人五
稔而興今有元之政興秦同虐海內怨畔羣雄蝟奮
此亦逐鹿之秋也 王公起家與漢同符程義而動
天下不足定矣 高帝曰善漢高所用張良韓信蕭
何三傑者皆人傑也吾有徐達之武或可媲信先生
當良可乎對曰留侯意數絕人善長何敢望良若供
給餽餉使三軍之士數千里不乏不敢後何矣 帝
既總和陽兵威名日著子興諸部曲與 帝不成善

長常為 帝居諸部曲間 帝城和陽使善長守之
而出擊元太子禿堅副樞絆住馬民兵帥陳也先元
兵乘 帝出猝冠和陽 帝趣歸禦之善長已先擊
元兵 帝喜曰孰謂爾厘 握算者久之 帝東渡
江有江左命將四伐皆善長飛輓轉漕給軍食自其
以吳公起至有天下出征省濠幸汴皆留善長居守
善長始為帥府都事累叅知政事公為吳王以為右
相國尋定官儀尚左為左相國漢吳既下率群臣奉

表勸進王即皇帝位拜銀青崇祿大夫上柱國錄軍
國重事中書左丞相宣國公兼太子太師天下已平
凡大典禮大刑賞大封拜大纂錄及臣民之制百官
之服色受民田數權設科賦給卹死節者之後皆善
長裁定洪武三年大封功臣 高帝曰李善長雖不
汗馬貫札從我行然朕起草萊提三尺率衆數千居
羣雄肘掖間未有定期善長來謁棘門傾心協謀從
渡大江東征西伐日不暇給善長獨守國轉輓給器

仗不乏撫和軍民無有詆姍比於蕭何諸臣中善長
與右丞相達功最高封善長韓國公叅軍國事食祿
四千石居達上身免二死子免一死四年念久勞特
許老七年移江南民十四萬實鳳陽給牛具官監墾
荒善長為大監留鳳陽數年上推恩擢善長弟存
義大僕丞以皇長女臨安公主歸其子祺拜駙馬都
尉公主下嫁初定婚禮婦順其備時人榮之居一月
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紉善長自子祺尚主後憑寵

自恣 陛下病幾旬不起居祺六日不朝宣前殿不
施禮大不敬請付所司善長父子免冠請罪 上赦
之善長為人寬博有器畧中意思不能平專處僚友
多懷在上前凡事不先發時為小人覆過或時譴訶
不當罪強為對 上謂善長柔奸嘗賜勅曰爾太師
善長昔當擾攘挈家倉皇謀生無所朕時帥師滄陽
爾迎於道朕待爾腹心用如手足朕無上智于爾
或小有朕置不問遂成名世之美今無謂朕忘乎朕

報功之誠神人共知爾年雖邁精力可為何至比小
吏枉功臣賞昏定擬詭辭符秦國有定律秦對不實
者杖心欺者斬仰欺矣然大封有誓免爾三死今削
祿千四百石爾其聽之克謹後戒庶有嘉貞頃之又
勅曰人臣脩身潔己靜性存公言行確孚表裏端一
然後匡君求善以治生民未聞符同小吏構詞飾非
惟心欺誑一至事覺意在捨身受責恃頑強巧面對
無知朕若懷猜焉疑爾何生焉前勅釋爾所犯為爾

頑冥復如是告朕憫相從之久姻親之重枉法怒爾
爾其懷之先是左丞相胡惟庸故銜誠意伯基病使
鑿盪之久之市泄 上問右丞相江廣洋廣洋為不
知也十二年廣洋誅惟庸懼其明春惟庸子市馳馬
馬奔入輓輅中傷死惟庸即殺輓輅者 上怒命償
輓輅者命惟庸但以金帛予輓輅家 上不許惟庸
復懼壁人於家誑言所居井湧醜泉請臨視宦者雲
竒衝蹕阻駕 上登城覘之衷甲之士伏於屏間於

是御史中丞涂節告惟庸及御史大夫陳寧反并其
姦死劉基事以善長弟存義之子佑為惟庸兄婿解
連善長若告安侯陸仲亨于涼侯費聚時聚已前死
上宥善長仲亨不問也而誅惟庸及存義羣臣言涂
節本為惟庸謀主見事不成始上變告六併誅餘黨
皆連坐 上自誅楊憲後專任惟庸為丞相丞相權
至重諸司封事先白後以聞有不便者徑去不奏四
方奔競日至丞相門武臣諛佞者多附丞相丞相家

饋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數功臣惟徐達劉基最重
亦惟二人知惟庸奸無所與而善長以興惟庸姻屬
深相結也惟庸安遠人其舊宅井中忽生石笋數尺
祖父塚有夜光惟庸益自喜而御史大夫陳寧者茶
陵人其始為小吏通經有治才從軍至金陵館軍帥
家上命諸將各言軍事軍帥武人不能言寧代為書
上覽稱善召見擢江南行省掾史累官御史大夫寧
知蘇州烙人以趣餉上責其酷其子益麟亦數諫

寧：怒杖死之。上曰：寧于子如此，何有若父？寧聞亦懼，而當是時，吉安擅自陝西乘傳以歸。上怒責之，責求盜於代平涼戍，使撫蘇州，不任事，酒色而已。召還，責招降鞞韃無功，亦被譴。惟庸因陰謀誘脅二人往來交密，二人過惟庸家，酒酣，屏左右，言公等殺被譴，一旦甚之，奈何？二人惶懼無所出，惟庸因與寧謀，招至省中，問天下軍馬藉令都督驟取，衛士過寶及亡命進等，預為腹心，而復令存義陰說善長善。

長驚悸曰爾何出此言族滅矣存義不敢應去之旬
日惟庸復謂存義成事當盡捐淮西地王太師善長
驚許既歎息起曰吾老矣恣爾之所為存義還告惟
庸惟庸喜曰過善長善長延入內惟庸西南坐善長
東而坐屏左右歎語遙見頷首而已而皆不得聞惟
庸因使指揮賢下海招倭約畧庫兵納倭舟中因其
入貢而以為援河南人封績者故元臣耒歸 上官
之不受遣還鄉又不去坐請戍邊惟庸遺封績書請

因以臣元引兵為內應蓋上命廷錄涂節所告親
臨問之而其獄辭如此至上所下詔書第言丞相汪
廣洋御史大夫陳寧濠昏不率坐視廢興以致丞相
惟庸黃緣為奸枉法惠罪撓政誣賢而已始羣臣之
請誅吉安侯及善長也上謂吾始識善長故吾里
中長者言多合意目為吾掌簿書贊計畫功成爵以
上功吾女與其子祺^傳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恐掠
於亂兵持升麥蕨草間朕見呼之相從有今日此吾

微時腹心股肱以故皆不問於是復命善長為御史大夫二十一年蕭清逆黨榜列勲臣五十七人前善長如故又二年所善長年七十七矣老不能飭下有言其私鑿邑中水達淮便芻粟治第徙信國公私假衛士三百信國公怒不與京民向通惟庸法常徙邊善長受其賕數奏請給其親上固疑之其夏會有星變占為大臣災上大殺都民之怨逆者應之善長為請寬曰就中亦有良民上怒曰善長事朕二

十九年陰陽朕意凡事皆待朕發端念或有過則可
歸責於君父斯可居上公理夫道應陰陽者邪善長
昔為胡黨得曲原乃為不良民求情而前是永昌侯
藍玉敗元兵於捕魚兒海獲封績善長庇之不奏有
告之者至是下獄訊反狀收績往來私書有善長手
跡監察御史復論劾善長追理胡惟庸李鞠善長家
奴譙言惟庸為寧國知縣時善長薦為太常卿惟庸
以黃金二十斤為壽善長送家奴子忠等四十八於

惟庸惟庸辱與金帛酬善長四：國古劍及白玉酒
壺玉刻龍盤蓋玉蟠桃孟仲亨家奴亦告仲亨及延
安平涼南雄三侯私事羣臣奏善長等當誅 上不
許復使讞皆具伏 上召善長沅涕而語以開創君
臣之際善長出自殺也存義之子佑及四侯皆賜死
上命禮葬善長厚卹其家爵除善長既死羣臣無敢
為 上言者虞部郎中王國用上書訟寃曰臣聞君
親無將臣子誅意惡莫慘于逆天下所共聲幽明之

同糾也雖然臣聞世有輕重福亦有輕重禍擇重福者易輕禍釋重禍者薄輕福人心之或然者也竊見太師善長與陛下元生畢謀智以得天下為勲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被綺繡福莫重焉當元之季異姓烏集趙張奮霍欲如陛下者甚眾然幸陛下得之天也其始異姓豈得奉頭瞻下哉莫不齎粉耘折為世大悲禍莫重焉夫人之親其子孰與親其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孰與從倖萬

一者之富貴不格明甚雖至病狂必不易也善長於
惟庸兄弟之子之親耳於 陛下子之親也即謂善
長有病狂心欲自為臣猶未敢深理今謂其佐惟庸
者萬一成事不過勲臣第一耳矣生公死王耳矣尚
主納妃耳矣富貴已增加僥幸焉是重福之所無擇
而重禍之所必至者也善長年四十一從 陛下四
方之事今七十餘擬解推顏鼓舞倦矣其子又託禁
掖骨肉之親夫為此者非其血氣槁暴橫動於中則

必有深讎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扶
以求脫禍兩者無一焉平居宴然忽起此端此臣所
以為善長疑者也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則殺人
應之豈天心與王憲哉善長已不幸失刑臣猶懇惻
為陛下明者願陛下作戒於將來也其時大理寺
少卿陳輝亦上疏如國用言上皆不之罪

石匱書曰余論次李韓國傳而知高皇帝之待勳
臣厚也夫韓國之守管籥佐軍興也不過如鄭戾已

耳其倚勢怙恩也又詐止受賈人物為請苑而不聞
我太祖繫之暴也至三投杼而猶曰法如是為之
奈何令韓國不自引決者上竟不問矣惜乎王虞
部之疏之晚耳雖然吾不能不致恨丞相之容無如
東陵故侯者也